

通常來說，內地的「日報」多為黨委機關報，內容相對嚴肅；而「晚報」則是都市報，內容比較活潑、市井，二者互補，如《北京日報》與《北京晚報》。但也有些城市卻是以晚報為機關報，如《長沙晚報》、《泉州晚報》，而無相應的「日報」。

上世紀中葉至本世紀初，許多城市特別是省會，曾以「晚報」代行機關報職能，後創辦「日報」，「晚報」則轉型為純都市報。比如成都、福州、南昌、合肥、鄭州、南寧、海口等皆如此。之所以省會城市自身不辦「日報」，是因為省委的日報在省城出版，為避免兩份日報「打架」，故省會市委選擇主辦晚報。一說「日報」，就知道是省委的；一提「晚報」，就是市委的。

不過，從一九九〇年代以後，不少省會陸續創辦日報作為機關報，原有的晚報繼續保留，但真正地「晚報姓晚」。比如二〇〇一年《成都日報》創刊，原本的《成都晚報》改版。

## 日報瑣記

本月十三號，一代錫劇宗師王蘭英女士在南京仙逝，享年九十三歲。與同代戲曲藝術家一樣，王老師從江南鄉鎮出發，上世紀三十年代就闖蕩上海，以戲謀生，十六歲嶄露頭角，在江蘇就有頗高的聲譽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，王蘭英成為國營江蘇錫劇團的演員，成功主演了《打麵缸》、《雙推磨》。周恩來總理看完《雙推磨》後，決定將此劇搬上銀幕，由戲劇大師黃佐臨導演，成為新中國首部戲曲電影。

「黃昏敲過一更鼓，房內走出蘇小娥」，聲若雲中雲、腔似浪裏翻，王蘭英將寡婦蘇小娥對長工何宜度的患難之情刻畫得絲絲入扣，這齣一旦一生的小戲，唱出了底層人民在勞動中獲得的情感甘甜，這份情懷，使得錫劇不僅博得江南廣大觀眾，也唱到北京，通過電影傳播到全國。曾經的灘簧小戲，成為中國大劇種，錫劇得益於王蘭英這樣的藝術家在老劇目上的創新，在保留唱腔傳統上，劇情貼近人民、體現時代。八十年代是中國戲曲的第二個高峰期，王蘭英年近花

「青椒」生活實錄

網友有才，微信群中一份「當代大學教師真實生活圖鑒」將內地「青椒」（青年教師）的生態描繪得淋漓盡致。此帖稱：別人「996」，他們「7-11」，早九點上班，晚十一點下班，一周七天無休。「教學、科研競賽板」，永遠無法平衡。辛辛苦苦備課，準備了PPT，卻要在課堂上和手機爭奪學生。教學任務繁重，但科研不出成果「不留則走」。總之，「大學教師不加班，因為我們從來不下班」，「白頭髮增多、髮際線後退」，流不完的辛酸淚。

笑過之後，不免深思。有人說這是大學教師「矯情」，每份工作都辛苦，都有壓力，他們至少有寒暑假，可以自由安排時間。作為同行，我卻深表同情。大學教師的最大苦處可能就是想得太多。上班和同事、領導、學生打交道，絞盡腦汁，唇乾舌燥。回到家也不是打卡下班，萬事大吉。除了領導分派的任務必須日夜兼程完成，每日要教的課程必須精心準備，還得見縫插針搞科研，擠出周末、假期完成寫作。

這樣的日子我當「青椒」時也曾有過。幸運的是我所任教的美國大學不但終身教授的評選透明公正，規矩分明，而且校方一路扶持，循序漸進地培養人才。從每年慷慨的研究經費到中期反饋，其宗旨是要幫助年輕老師不斷進步。每位教授的教學負擔一視同仁，不按資歷決定課時多寡。科研評估也理性、人性，沒有「核心期刊」、「C刊」等花樣，論文發表重質不重量。

這次到香港開會，發現那裏的同行壓力也大。不光個人評職稱得看論文數量，大學獲得政府資助的金額也與教發表論文的數目直接掛鉤。量化到如斯地步，果然不能相信「大學教授待遇好，地位高，妥妥人生贏家」的神話。

墟里

葉歌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另外一些晚報則堅持下來，如《長沙晚報》一九五六年創刊時始名《長沙日報》，一九六一年改為「晚報」，一九七八年復刊為「日報」，一九八一年又改為「晚報」至今。

黨委機關報中，還有兩份「特」殊的，實際是日報，但未以日報命名，那就是《深圳特區報》、《珠海特區報》。《深圳特區報》之「特」並不僅僅體現在報名上。創辦之初，該報在深圳編好，拿到香港付印，再帶回深圳出街。辦報風格從一開始也劃定「特區」，鮮筆觸活，貼近境外需求，而未按照當時內地傳統的黨報模式來辦。

版式上更搶眼的是，為適應港澳閱讀習慣，《深圳特區報》從一九八一年試刊直到一九八六年，一直採用豎排、繁體字、從右往左順序。筆者手頭有一份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的《深圳特區報》，報頭註明零售價人民幣五分、港幣八毫。這在當時的機關報中亦算「特」立獨行。

瓜園

蓬山

gardenmarvin@gmail.com

逢周三、五、六見報

## 王蘭英的遺產

甲示范演出《吹燈試筆》，再度引起轟動，被搬上銀幕。

對觀眾、對中華人民共和國，王蘭英這代演員有着特殊感情。八十年代末，時逢洪災，她帶頭倡議取消省裏為她與其他兩位藝術家舉辦的演唱會，將款項捐出抗洪賑災。在她八十歲時，江蘇擬為其舉辦祝壽演出，她婉拒慶典，並主動將此慶典的全部撥款捐贈江蘇錫劇團，用於排演新戲、培養新秀。此高風亮節，貫穿王蘭英藝術人生，成為她贈與年輕一代最寶貴的藝術遺產。她生前的演出收入近兩千萬元人民幣，成為江蘇演藝先鋒，周東亮等當代錫劇生力軍繼承的不僅是傳統藝術，更有王蘭英的高尚藝德與勤勞精神。

雁南飛

楊勁松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要鑒辨古代名畫家真蹟，除了以筆墨、氣韻、構圖、用紙、題字和鈐印等等很多方面作依據之外，竊以為細心研究探討畫家生平遭遇、生活態度和個性也很重要；藝術創作始終是內心的流露、感情的抒發，與其人生觀和思想關係密切。劉勰《文心雕龍》說：「人稟七情，應物斯感，感物吟志，莫非自然。」鍾嶸《詩品》序有云：「氣之動物，物之感人，故搖盪性情，形諸舞詠。」詩畫同源，有創意的畫家亦如此，不會閉門造車，或只知臨摹因襲，或意圖沾古人一丁點兒腳汗氣。

例如清初四高僧中的弘仁（即浙江）和石濤（即清湘）兩位山水畫名家。前者大半生皆悠遊武夷山、廬山和黃山，日夕與大自然齊一，親密地感受山川靈氣和堅韌不拔、排空出世

友人到布拉格遊玩，發來一張在黃金巷22號前的照片，還附上一句：屋舍矮得超乎想像，天花板幾乎伸手可觸，這麼逼仄的空間，身高六呎的K如何轉身？

黃金巷22號是卡夫卡當年創作小說《城堡》的落腳地，K即是主人公。小說中，K受聘於城堡的土地測量員，前往城堡赴任。然而，歷經千辛萬苦，卻終究在通往城堡的路上奔波，與各種人物費力周旋，始終無法進入城堡。遺憾的是，小說尚未完成，卡夫卡便離世了。

我曾在數年前到布拉格參加短期的遊學課程。隨處可見的卡夫卡印記

愛爾蘭傳奇作家王爾德，寫了一部經典劇作，名為《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》，中文譯名《不可兒戲》與原名出入很大，乃是譯者余光中權衡王爾德語言遊戲之下的翻譯選擇。「Earnest」一詞，在劇中一語雙關，既解作「真誠」，又是劇中主角的名字。在此，余光中選擇了意譯，以劇作的主題為本，命名此劇為《不可兒戲》。

此劇，有多兒戲呢？簡單來說，故事涉及兩男兩女，男一與男二是稱兄道弟的好朋友，男二是女一的表哥，男一是女二的監護人，而男一愛上了女一，即男二的表妹，男二愛上了女二，即男一的監護對象。這樣的關係圖夠複雜了嗎？未算！

因為各自的原因，男一與男二都錯有錯着以「Earnest」為名字的假身份，與兩個女

## 兒戲

朋友寄來《雨打芭蕉》視頻，是廣東歌舞劇院十五名女孩子演出的舞蹈。這是舞劇《沙灣往事》中的一節。沙灣在廣東番禺，一向都比較富庶，其生活狀貌甚有南國生活特點。這台舞蹈表現的是沙灣雨中的情調，滲透的是南國文化意象。

舞者身穿蔥綠色衣衫，手撐水綠色紗傘，與穿淺紅衣衫的領舞者配合，變化出橫、直、圓、三角多個圖陣，卻始終保持着優雅舒緩的舞步，加上紗傘的巧用，一個個如天仙下凡般輕盈，如精靈穿行般疑幻，再以燈光變化配合，營造出南國美妙的風情。

《雨打芭蕉》是廣東音樂的一首代表名曲，描繪了雨點打在芭蕉葉上的意境：南方細雨，不徐不疾地下着，打在不大不小的芭蕉葉上，塗刷下一片油綠的亮光，雨點在葉

## 心有清音，何愁無樂

那只是一塊木板，普通，尋常，無知小兒說它是一塊木頭，市井之人說它是一塊朽壞的洗衣板。我不置可否，你說它是什麼就是什麼，畢竟一件器物的本相與價值，不是人人都可認識與評斷。

這是一把無弦無徽的琴，光禿禿一塊，只因留下了陶淵明撫摸過的痕跡，以及歷經千百年時光的洗禮，而自有價值。人們都說他不解音律，如果真是這樣，那他在朋酒之會時撫而和之的姿態就只是作狀，毫不值得欣賞。他不是那種自我表演的人，相反本真率性。他一生以琴書為伴，以詩酒為懷，豈同浪得虛名者流？

「弱齡寄事外，委懷在琴書」，他在小小的年紀就已經有了操琴讀書的雅好。事實上，這也是他的一種生存方式。遺憾的是，

主角交往，以至後來兩個女主角以為愛上了同一個負心男。故事尾聲，水落石出，但又峰迴路轉，原來，稱兄道弟的男一與男二，是失散多年的兄弟，是真兄弟，而結局，當然是有情人終成眷屬的大團圓。

驕眼看來，這是一場鬧劇，充滿荒謬與笑話，但就如王爾德本人所說「人應該永遠保持一點荒謬」，為什麼呢？因為只有當我們保持一點荒謬，才有能力認真真而充滿活力地看待世界的荒謬。在《不可兒戲》裏，幽默與鬧劇不斷，卻是苦中作樂，控訴着維多利亞時期貴族的虛偽與封建、人性的貪婪，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失信。

在《不可兒戲》裏，有一句勵志的經典台詞：「我們眼裏的苦澀難難，通常是經過偽裝的祝福。」但，真的嗎？以荒謬面對殘

## 雨打芭蕉透心涼

面上小停，再沿着葉沿不緊不慢、不情不願地落下……進過南方蕉林的人，心中都一定會存有這樣的畫面。此曲不同於一些廣東音樂，如《旱天雷》和《賽龍奪錦》那般剛陽明快，熱烈奮進，反而帶一點江南的嫵媚溫柔，寧靜平和。「二胡」一拉起，便令人忘我，墮進溫柔。

有人賦詞：「雨打芭蕉，東一點西一點，點點愁人。雨後蛙鳴，高一聲低一聲，聲聲入韻。」但這台舞蹈，音樂一起，不見愁緒，反見優雅。「傘」象徵的是雨，卻未生硬套上「芭蕉」形象，留白讓觀眾各自感受。舞蹈演繹的是青春的健美、女性的柔媚，以及富裕小康的和平適意。現場觀眾深被征服，沉浸在「美」的讚嘆中。舞蹈中還有一個小道具，就是姑娘們腳下穿的木屐。木屐

## 心有清音，何愁無樂

他生不逢時，遇上了一個亂世。家道中落，落到家貧如洗，又怎能安坐家中弄琴為樂？無奈之中，也只能一次次放下犁頭求官去。他做過江州祭酒、建威參軍、鎮軍參軍，但總是做不長久。社會黑暗，官場竊敗，他看不下去，也幹不下去。直至又到「餅無儲粟」的境地，他才又出仕去。這一次做了彭澤令，也只是短短八十一天，便連夜離去。一個心性高潔的人，豈能為五斗米而折腰向鄉里小人？這太憋屈了！

我常在想，在起行的前夜，他一定又在撫琴，那該是一道激越的清音。隔着千年時光，我依然能聽到一腔幽情的迴聲，其中更有古與今的精神和鳴。

回到五柳庭園，他得到了心靈的解放，但也備嘗生活的艱辛。一個讀書人，不擅農耕是很自然的事，欠收，捱餓，以致到了「乞食」

## 信手掃來非着意

的雄姿。他摒除世俗，寧與峰巒古松共居，直謂：「敢言天地是吾師，萬壑千崖獨杖藜；夢想富春居士好，並無一段入藩籬。」（《畫偈》）他雖然深愛黃公望的畫，但不肯囿於先人樊籠，要師法自然，自闢蹊徑。石濤也是明末「遺民」，大半生登山涉水，雲遊四方，飽覽名山大川；畫風一如他的個性，縱橫豪放，隨意自如，獨樹一格，迭顯清空。近代那些唯利是圖、困處斗室的作偽者，大多鮮見山川，只會刻意模仿，怎會有神韻靈氣，而筆墨必呆滯。

又像唐代畫牛名家韓滉，官至節度使及宰相。不但極力維持國家統一，打擊邊地勢勢欺凌的霸權；更時常深入江浙地區山鄉田野，了解百姓疾苦，體察農民日常生活，共商糧田積粟，改善耕作；故常常接觸耕牛，畫牛便得心應手，形神兼備，曲盡其妙。其代表作《五牛圖》把牛人格化，傳頌千古。

另一例子是明代才子徐渭（徐文長），既屬「庶出」，後來家道中落，又被權貴迫害至瘋，故「憤益深，佯狂益甚」，寧願縱遊大江南北，潦倒一生；老年更貧病交迫，變賣數千卷珍藏的書籍以餬口。他中年始學畫，繪寫意花卉，用沒骨畫法；所作水墨葡萄、熟石榴、田蟹、紫薇、芭蕉

## 黃金巷的熱鬧

，幾乎遍布整個城市。除了他短暫居住過的黃金巷22號，還有專門建立的卡夫卡博物館，就連海報板、街頭塗鴉、T恤、咖啡館標誌、街頭商鋪售賣的人偶，都有「卡夫卡」——卡夫卡儼然成了這個城市的驕傲。

黃金巷位於中心城區，這條建於十五世紀的巷子出乎意料地狹窄，從頭走到尾，只需短短幾分鐘。五顏六色的房舍並排而立，22號便是其中一戶紅頂藍牆房子，現在已改造成一家專售卡夫卡著作的書店，各國語言

酷世界的原則，真的能持之以恆嗎？苦難，真的能成為我們的祝福嗎？我想，可以的，若然我們真的能跨過了苦難。

一生苦難的王爾德，到了晚年，兒戲不再，胡鬧不再，而在監獄與文字裏，以及文字的監獄裏，思考苦難與痛楚，在晚年的《深淵書簡》裏，他寫下：「疼痛不若歡愉，它不戴面具」。晚年的王爾德，無法迴避苦與痛的真實，現實的殘酷，有時就是容不下兒戲。

普通讀者

米哈

m.facebook.com/mihaandlouis

逢周一、三、四、五、日見報

## 雨打芭蕉透心涼

今天少見，早期南方卻很流行。忘不了小時在廣州西關，看男女穿着木屐穿行大街小巷，聽路在麻石街上的陣陣「踢趂」，伴着從小店或住家收音機飄出的《雨打芭蕉》……那是我童年生活的一幅畫面。

近日天氣悶熱，環境嘈雜，人心難免煩躁、鬱悶。靜賞了此幕《雨打芭蕉》，有如清風拂去鬱熱，感到透心的涼快。

人與歲月

凡心

fanxinw@hotmail.com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的地步。他不以此為苦，反樂在其中。「有琴有書」，已足以讓他滿足，何況還有「清琴橫床，濁酒半壺」的光景？

是的，那張琴禿了，但他仍一次又一次地抱着它撫弄寄意。心中有旋律，何須在指頭上撥響？從來大音希聲，大象無形，無弦之木照樣可以淌出高山流水。他賦予它以靈性，這一塊木板又豈是人間尋常物？

這一晚，他又醉了，揚揚手對朋友說，我先睡了，你也請回吧，「明朝有意抱琴來」。

世間擾攘，心有清音，何愁無樂，縱使木板一塊，也能奏出天籟之作。

夜語心燈

南山

逢周五見報

和梧桐等，皆有隱喻，另含深意。如附圖所繪紙本墨竹（局部），其心與竹化，因日夕與竹為伍。他自題：「信手掃來非着意，是晴是雨恁人猜。」仿品又怎能做到隨心隨意呢？

閒性閒情

李英豪

逢周五見報

讓他感到孤獨陌生的城市中匆匆走完四十餘年的人生，卻用文字為自己找到了最後的歸屬。

如今，一個世紀過去，這條「寂靜的街道」上遊人如織，來自世界各地、不同膚色、不同種族的人們走馬燈似的圍觀、拍照、打卡，彷彿各個熟稔這位大文豪。

以夢為馬

管樂

逢周五見報